

庫 文 華 中

集一第育教衆民

選 節 傳 雄 英 女 兒

編 培 國 倪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兒女英雄傳節選

悅來店

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，帶罪賠修，下在監中，追繳賠項，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，帶上銀子，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。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，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，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，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，設法伴送公子，就請公子先到往平相候。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，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，金風颯颯，玉露泠泠，一天曉月殘星，滿耳蛩聲雁陣。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、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，一路同行，好不淒慘。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。走了一程，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，就到了往平。果然好一座大鎮市！只見兩旁燒鍋當舖，客店棧房，不計其數。直走到那鎮市中間，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。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，正中店門大開，左是櫃房，右是廚竈。門前搭着一路罩棚，棚下擺着走桌條凳，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；那條凳上，坐着許多作買賣單身客人，在那裏打尖吃飯。旁邊又歇着到站驢子，二把手車子，以及肩挑的擔子、背負的背子，亂亂烘烘，十分熱鬧。到了臨近，那騾夫便問道：『少爺，偕們就在這裏歇了？』公子點了點頭。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，街心裏早



(南)

有那招呼買賣的店家，迎頭用手一攔；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，便一抹頭，一個跟一個的，走進店來。進了門，公子一看，只見店門以內，左右兩邊，都是馬棚更房，正北一帶腰廳，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；門裏一座照壁，對着照壁正中，一帶正房，東西兩路配房。看了看，只有盡南頭，東西對面的兩間，是個單間。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。那跟的店夥，問道：『行李卸不卸下？』公子說：『你先給我卸下來罷。』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，就要扛那被套，騾夫說：『一個人兒不行。你瞧不得那件頭小，分量夠一百多斤呢！』說着，兩個騾夫幫着擡進房來，放在坑上。回手又把衣裳包袱、裝錢的鞢馬子、吃食簍子、碗包等件拿進來；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。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，又是一大碗涼水、一壺茶、一根香火進來。隨着就問了一聲：『客人吃飯哪，還等人啊？』公子說：『不等人，就吃罷。』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，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，都是嬌嬌爹經心用意服侍；不是煮塊火腿，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；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，熬些粥；以至起早睡晚，無不調停的周到。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，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；便是店裏的洗臉木盆，也從不曾到過眼前。如今看了看那木盆，實在膾膾，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和飯碗這些東西，怔着瞅了半天；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，也不會洗。接着飯來了，就用那店裏的碗碟子，將飯胡亂吃了半碗，就擱下了。一時

間，那兩個驢夫也吃完了飯，走了進來。原來那兩個驢夫，一個姓苟，生得傻頭傻腦，只要給他幾個錢，不論甚麼事，他都肯去作，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；一個姓郎，是個極狡猾賊，生了一臉的白癡瘋，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。當下他兩個進來，便問公子說：『少爺，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？送到那裏呀？』公子說：『你們兩個誰去？』傻狗說：『我去。』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；又拿了一吊錢，向他說：『你去很好。這東南大道岔山，下去有條小道兒，順着道路走，二十里有個地方，叫二十八棵紅柳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』傻狗說：『知道啊。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。』公子說：『那更好了。那莊上有個褚家。』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面相兒，告訴了他一遍。又說：『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，請他務必快來。如果他不在家，你見見他的娘子，只說你們親戚姓華的說的，請他的娘子來！』傻狗說：『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，人家是個娘兒們，那不行罷？』公子說：『你只告訴明白了他，他就來了。這是一封信；一吊錢，是給你的。都收清了，就快去罷！』那白臉兒狼看見，說：『我合他一塊兒去。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，我買雙鞋。瞧這鞋不跟腳了！』公子說：『你們兩個都走了，我怎麼着？』白臉兒狼說：『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？有跑堂兒的呢！店裏還怕短人使嗎？』公子扭他不過，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。又囑咐了一番，說：『你們要不認得，寧可到店裏櫃上問問，千萬不要誤事！』白臉兒狼說：『你老萬安。這點

事兒了不了，不用說了。」說着，兩人一同出了店門，順着大路，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。正走之間，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，約有二十來丈高，上面是土石相攪的，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，却倒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。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，有兩條道：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，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還歸山東的大道；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，也繞得到河南。他兩個走到那裏，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：『好個涼快地方兒！偕們歇息兒再走。』傻狗說：『纔走了幾步兒，你就乏了？這還有二十多里呢，走罷！』白臉兒狼道：『坐下，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。』傻狗只得站住。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，墊着打地灘兒。白臉兒狼道：『傻狗哇，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？』傻狗說：『好話哩！接了人家兩三吊錢，給人攔下人家信嗎？』白臉兒狼說：『這兩三吊錢，你就打了飽咯兒了？你瞧偕們有本事，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。』正說到這句話，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，正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。白臉兒狼一眼看見，便低聲向傻狗說：『噯，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，墨定兒似的東西！可是個白耳掖兒，白眼圈兒，白胸脯兒，白肚囊兒，白尾巴梢兒？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，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，長了個全，可怪不怪！這東西要攔在市上，碰見愛主兒，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。』傻狗道：『你管人家呢。你愛呀，還算得你的嗎？』說着，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裏一帶，就轉

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。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：『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？』白臉兒狼說：『這話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，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兩螞蚱，飛不了我，逃不了你的。講到咱們這行啊，全仗的是磨攪訛綳，涎皮賴臉，長支短欠，摸點兒賺點兒，纔剩的下錢呢。到了這盪買賣，算你我倒了運了。那僱騾子的本主兒，倒不怎麼樣。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，真來的討人嫌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，還帶着挺撇挺橫，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。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，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，找甚麼褚一官。你算，他的朋友，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。若然這麼是一道兒到了淮安，不用說，騾子也幹了，咱們倆也賠了。』傻狗說：『依你這話，怎麼樣呢？』白臉兒狼說：『依我，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？可就是你的時運來了！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，先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天兒，回到到店裏，就說見着姓褚的了，他沒空兒來，在家裏等咱們。把那個文調調的雛兒誑上了道兒，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往北奔黑風崗。那黑風崗是條背道，趕到那裏，大約天也晚的時候了。等走到崗上頭，把那小兒誑下牲口來，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，這銀子行李，可就屬了我哩！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？』傻狗說：『好可是好，就是咱們歇着往回裏這一走，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，那不是活饑荒嗎？』白臉兒狼說：『說你是傻狗，你真是個傻狗！咱們有了這注銀子，還往回裏走嗎？順』

着這條道兒到那裏，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！」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，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『有了！咱就是這麼辦咧！』當下兩人商定，便站起身來，搖頭擺尾的走了。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，再不想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，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；又道是：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聽。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騾夫去後，正是店裏早飯纔擺上熱鬧兒的時候，只聽得這房裏淺斟低唱，那屋裏呼么喝六，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，賣雜貨的，賣山東料的，山東布的，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。公子看了說道：『我不懂這些人，走這樣的長道兒，乏也乏不過來，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？』說着，一時悶上心來；又惦着孀孀爹此時不知死活，兩個騾夫去了半天，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褚一官？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？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，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，在屋裏亂轉。轉了一會，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，等我靜一靜兒罷。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，盤腿坐好，閉上眼睛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，一篇篇的背誦起來。正閉着眼睛，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，在嘴唇上啣了一下子，嚇了一跳。連忙睜眼一看，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，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烟袋，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，只見他撲的一聲，吹着了火紙，就把那烟袋往嘴裏給楞入。公子說：『我不吃水烟。』那小子說：『你老，吃潮烟哪？』說着，就伸手在套褲裏，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來。公

子一看，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，鑽了一個窟窿，就算了烟袋鍋兒；這一頭兒不安嘴兒，那紫竹的竹皮兒，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。公子連忙說：『我也不吃潮烟；我是不會吃烟；我也沒叫你裝烟。想是你聽錯了。』那賣水烟的一聽這話，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，便低了頭出去了。這公子看他纔出去，就有人叫住，在房簷底下站着，嚶嚶嚶嚶吸了好幾袋；把那烟從嘴裏吸進去，却從鼻子裏噴出來。賣水烟的把那水烟袋吹的忒兒嚶嚶的價響。那人一時吃完，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。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，暗暗的稱奇。不多一會，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，他嚷的是：『聽書罷？聽段兒罷？羅成賣絨線兒，大破壽州城，寧武關，胡迪罵閻王，婆子罵雞，小大姐兒罵他姥姥！』公子說道：『怎麼個講法？』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，『噠楞噠楞』的彈着，走進院子來。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，前面一個拿着一枝柴木絃子，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，後頭的那個，身上背着一個洋琴，手裏打着一付札板兒，噠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。公子也不理他，由他在廳根兒底下鬧去。好容易聽他往北彈着去了，早有人在那裏接着叫住。這個當兒，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，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，放在桌子上涼着。只倒茶的這麼一個工夫兒，又進來了兩個人。公子回頭一看，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。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，一個有十來歲，臉上搽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，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圈

脂；前頭那個把着面琵琶，原來是兩個大丫頭。公子一見，連忙道：『你們快出去！』那兩個人也不答言，不容分說的，就坐下彈唱起來。公子一躲躲在牆角落裏。只聽他唱的是甚麼『青柳兒青，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，……』公子發急道：『我不聽這個！』那穿青的道：『你不聽這個，偕唱個好的。我唱個小兩口兒爭被窩你聽。』公子說：『我都不聽。』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：『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齣咧，不聽咧？』公子說：『不聽了。』那丫頭說：『不聽，不聽給錢哪！』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，連忙拿出一吊錢，擲了幾十給他，他便嘻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。那一個就說：『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！』公子怕他上手，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，又給了那個。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，分作兩分兒，掖在褲腰裏。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，就把方纔涼的那碗涼茶端起來，咕嘟咕嘟的喝了。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，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，纔撇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。

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，又是着急，又是生氣，又是害臊，又是傷心，只有盼望兩個騾夫，早些找了褚一官來，自己好有個倚靠，有個商量。正在盼望，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，一陣牲口蹄子響，心裏說：『好了！是騾夫回來了。』他可也沒算計算，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；一去一回，得走多大工夫；騾夫究竟是步行的，騎了牲口去的，一概沒管。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，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。忙忙的出了

房門兒，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，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音，越走越近，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。看了看，纔知不是驢夫。只見一個人，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，走到當院裏把扯手一攏，那牲口站住，他就棄鎧離鞍下來。這一下牲口，正是正西面東，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。公子重新留神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。公子連忙退了兩步，扭轉身來，要進房去。不覺得又回頭一看，見他頭上罩着一幅玄青縐紗包頭，兩個角兒搭在耳旁，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；身穿一件搭腳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，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，蓋着兩隻手；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，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，不及三寸。公子心裏想道：『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，一見就不覺的臉紅。但是親友本家家裏，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，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。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，弄成恁般一個打扮，不尷不尬，是個甚麼原故呢？』一面想着，就轉身上了台階兒，進了屋子，放了那半截藍布帘兒來，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。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，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，把手裏的鞭子望鞍轡洞落兒裏一插。這個當兒，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，就往西配房儘南頭，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。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，隨即問了一聲說：『這牲口拉到槽上餵上罷？』那女子說：『不用。你就給我拴在這牆根兒底下。』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，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、茶壺、香火來，放在桌兒上。那女子說：『把茶

留下，別的一概不用。要飯要水，聽我的信。我還等一個人，我不叫你，你不必來！』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去了。跑堂兒的走後，那女子進房去，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，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，挪到當門，就在椅兒上坐定。他也不茶不烟，一言不發，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。安公子在帘縫兒裏邊被他看不過，自己倒躲開，在那巴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；走了一回，又到帘兒邊望望，見那女子還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；一連偷瞧了幾次，都是如此。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，心裏竊道：『這女子好生作怪，獨自一人，沒個男伴，沒些行李，進了店，又不是打尖，又不是投宿，默默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，是何原故？』想了半日，忽然想起說：『是了。這一定就是我嫵嫵爹說的，那個給強盜作眼線、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？他儼然要到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，那可怎麼好呢？』想到這裏，心裏就像小鹿兒一般，突突的亂跳。又想了想，說：『等我把門關上，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？』說着，跣躑的一聲，把那扇單扇門關上。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，門又走扇，纔關好了，吱嚶嚶又開了；再去關時，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，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。公子說：『不好。他準是笑我呢，不要理他。只是這門關不住，如何是好？』左思右想，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，靠南牆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。心裏說：『把這東西弄進來，頂住這門，就牢靠了。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，連夜

間都可以放心。』一面想，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。無奈自己說話，向來是低聲靜氣，慢條斯理的慣了，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；這裏叫他，外邊斷聽不見。爲了半晌難，仗着膽子低了頭，掀開帘子，走到院子當中，對着穿堂門，往外找那跑堂兒的。可巧，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，交叉着手，靠着廳台兒在那裏歇腿兒呢。公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，那跑堂兒的瞧見，連忙的把烟袋桿望着掌上一拍，磕去烟灰，把烟袋掖在油裙裏走來，問公子道：『要茶壺啊？你老。』公子說：『不是。我要另煩你一件事！』跑堂兒的陪笑說道：『這是那兒的話？怎麼煩起來咧！伺候你老，你老吩咐吧。』公子纔要開口，未曾說話，臉又紅了。跑堂兒的見這麼樣子說：『你老不用說了，我明白。想來是將纔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，不入你老的眼，要外叫兩個。』公子連忙皺着眉，垂着頭，搖着手說道：『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。』跑堂兒的道：『我猜的不是。那麼着你老說吧。』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，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：『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！』那跑堂兒聽了一怔，把腦袋一歪，說道：『我的大爺，你老這可是攪我咧！跑堂兒的雖說是勤行，講的是提茶壺、端油盤、抹桌子、刷板凳；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，我可不敢動。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觔，地下還埋着半截子，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？我要拿得動那個，我也端頭號石頭，考武舉去了，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？你老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』正說話間，只

見那女子叫了聲：『店裏的拿開水來！』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，趑身就往外取壺去了。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，塑在那裏。直等他從屋裏兌了開水出來，公子又叫他說：『你別走，我同你商量。』那跑堂兒的說：『又是甚麼？』公子道：『你們店裏，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？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，我給他幾個酒錢。』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，提着壺站住，說道：『倒不在錢不錢的。你老瞧那傢伙，直有三百斤開外，怕未必弄得行啊！這麼着吧，你老破多少錢吧？』公子說：『要幾百就給他幾百。』跑堂兒的搖頭說：『幾百不行。那得兩吊錢。』公子說：『就是兩吊。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！』跑堂兒的攔下壺，叫了兩個更夫來。那兩個更夫，一個生的頂高細長，叫作杉稿尖子張三；一個生得壯大黑粗，叫作壓油墩子李四。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：『來把這傢伙，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。』又悄說道：『喂，有四百錢的酒錢呢。』這李四本是個渾蟲，聽了這話，先走到石頭邊，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，嚐的就是一腳，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，李四「噯喲」了一聲，先把腿蹲了。張三說：『你攔着吧。那非離了拿鏹頭，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？』說着，便去取鏹頭。李四說：『欸，你把咱們的繩槓也帶來，這得倆人抬呀！』少時繩槓鏹頭來了。這一陣嚷了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，已經圍了一圈子人了。安公子在一旁看着，那兩個更夫脫衣裳，縮襟子，磨拳擦掌的纔要下鏹頭，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，問着兩

個更夫說：『你們這是作甚麼呀？』跑堂兒的接口說道：『這位客人，要使喚這塊石頭，給他弄進去。你老躲遠着瞧，小心碰着！』那女子又說道：『弄這塊石頭，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！』張三手裏拿着鐵頭看了一眼，接口說：『怎麼馬仰人翻呢？瞧這傢伙，不這麼弄，弄得動他嗎？』那女子走到跟前，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，見有二尺多高，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，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，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礮；上面靠邊，却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，想是爲拴牲口，再不，插根桿兒，晾晾衣裳用的。他端相了一番，便向兩個更夫說道：『你們兩個閃開！』李四說：『閃開怎麼着？讓你老先坐下歇息兒？』那女子更不答言，他先挽了挽袖子，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，往一旁一緬；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裏一分，拿着樁兒，挺着腰板兒，身北面南，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，只一撼，又往前推了一推，往後攏了一攏，只見那石頭腳跟上，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；重新轉過身子去，身西面東又一撼，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摺，把那塊石頭就摺倒了。看的衆人齊打夯兒的喝彩：就中也有嘖的一聲的，也有暗的一聲的，都悄悄的說道：『這纔是勁頭兒呢！』當下把個張三李四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由的叫了一聲：『我的佛爺老子！』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穀味兒。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，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日收不回去。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。他心裏的意思，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，纔

要關門；怕關門不牢，纔要用石頭頂；及至搬這塊石頭，倒把他招了來了。這個當兒，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，斷無此理；若說不用你給我搬，大約更不能行。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，兩個笨漢，尙且弄他不轉，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，這個人的本領，也就可想而知。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、開門揖盜麼？只急得他悔焰中燒，說不出口，在滿院子裏旋轉。這且不言。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擡倒在平地上，用右手推着一轉，找着那個關眼兒，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，往上只一提，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碌，單撒手兒提了起來，向着張三李四說道：『你們兩個也別閑着，把這石頭上的土，給我拂落淨了。』兩個人屁滾尿流，答應了一聲，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，說：『得了。』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：『尊客，這石頭放在那裏？』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，眼觀鼻，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：『有勞！就放在屋裏罷。』那女子聽了，便一手提了石頭，款動一雙小腳兒，上了台階兒，那隻手撩起了布帘，跨進門去，輕輕的把那塊石頭，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；回轉頭來，氣不喘，面不紅，心不跳。衆人伸頭探腦的，向屋裏看了，無不詫異。

却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，便走向前去，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掛起，自己倒閃在一旁，想着好讓他出來。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，把手上身上的土，拍了拍，抖了抖，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。安公子一見，心裏說道：『可怎麼好？』

怕他進來，他進來了；盼他出來，他索性坐下了。』心裏正在爲難，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，讓着說道：『尊客，請屋裏坐。』這公子欲待不進去，行李銀子都在屋裏，實在不放心；欲待進去，合他說些甚麼，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。俄延了半晌，忽然靈機一動，心中悟將過來：『這是我粗心大意；我若不進去，他怎得出來？我如今進去，只要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，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？』

安公子一進屋子，便忍着羞，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算是道個致謝。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。二人見禮已畢，安公子便向那馬鞍子裏拿出兩吊錢來，放在那女子跟前，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那女子忙問說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公子說：『我方纔有言在先，拿進這塊石頭來，有兩吊謝儀。』那女子笑了一笑說：『豈有此理，笑話兒了。』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：『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，三個人拿去分了罷！』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裏平墊方纔起出來的土，聽見兩吊錢，也跑了過來。那跑堂兒的先說：『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？』那女子說：『別累贅，拿了去！我還幹正經的呢。』三個人謝了一謝，兩個更夫就合他在牆外的分起來。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。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；這頭兒要了兩吊，那頭兒說了四百，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。不料給當面抖擻亮了，也只得三三十一，合那兩個，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，分完了，也算多剩了兩個大錢，掖在耳朵眼兒裏，合兩個更夫拿着鐵頭繩

積去了，不提。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，自己也知道這兩串錢又弄疑相了。纔待越越兒的躲開，那女子嚶道：『尊客請坐，我有話請教。請問：尊客上姓，仙鄉那裏？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，到下路去，是往那方去，從何處來？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，又不是買賣經商，更不是覓衣求食，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？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，就這等孤身上路呢？請教！』公子聽了頭一句，就想起嫵嫵爹囑咐的「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」的話來了。想了想，說：『我姓安。』說了這句，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，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，改了個方向兒，前往河南，掉了個過兒，說：『我是保定府人。我從家鄉來，到河南去，打算謀個館地作幕。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着，大約早晚也就到。』那女子笑了笑說：『原來如此。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，又要他何用？』公子聽了這句，口中不言，心裏暗想道：『這可沒的說了。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，要頂上這門，不准你進來呢？』只得說：『是我見這店裏串店兒閑雜人過多，不耐這煩擾，要把這門頂上；便是夜裏也謹嚴些。』自己說完了，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，遮了個嚴密。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，先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『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，不明世事！你我萍水相逢，況且男女有別，你與我無干，我管你不着。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，問這些閑話，自然有個原故。我既這等苦苦相問，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。怎麼問了半日，你一味的吞吞吐吐，支支吾

吾，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？」安公子只得陪着笑臉兒說：「說那裏話？我安某從不會說謊，更不敢輕慢人，這個還請原諒！」那女子道：「這輕慢不輕慢，倒也不在我心上。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，我不願作的，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；我一定要作的，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，這且休提。你若說你不是謊話，等我一椿椿的點破了給你聽：你道你是保定府人，聽你說話，分明是京都口吻，怎的說是保定府人？你道你是往河南去，如果往河南去，從上路就該岔道，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，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；若說你往南河、淮安一帶還說得去，怎的說道是往河南去？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，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，像個幕賓的樣子；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，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，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？」公子聽到這裏，已經打了個寒噤，坐立不安。那女子又復一笑，說：「只有你說的，還有個夥伴在後邊，這句話倒是句實話；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，又未必得早晚就好，來得恁快。你想，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？」一席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。暗想道：「怎麼我的行藏，他知道的這等詳細？據這樣看起來，這人好生作怪，不知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，莫不竟是個大盜，從京裏就跟了下來。果然如此，不但嫖嫖爹在跟前不中用，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。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不言公子自己肚裏猜度，又聽那女子說：「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，不但可笑可憐，尤其令人可惱。你

道是爲怕店裏閒雜人攪擾，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，站了這間房，這塊地方，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。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，可以吆喝出去。再要講到夜間嚴謹門戶，不怕你腰纏萬貫，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，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。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，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，來做這等的笨事。縱說有銅牆鐵壁，擋的是不來之賊；如果來了，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？如今現身說法，就拿我講，兩個指頭，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；我白日既提得了來，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？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？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，妄動了一個疑團，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的人？故此我纔略略的使些神通，作個榜樣，先打破你這疑團，再說我的來意。怎麼你益發的左遮右掩，瞻前顧後起來？尊客，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，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！」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，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，一番話說得字字誅心，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？只急得滿頭是汗，萬慮如麻，紫漲了面皮，倒抽口涼氣，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。那女子見了，不覺呵呵大笑起來，說：「這更奇了！鐘不打不響，話不說不明，有話到底說呀，怎麼哭起來了呢？再說你也是大高的漢子咧，並不是小；就是小，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！」這句話一愧，這位小爺索性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，那女子道：「既這樣，讓你哭，哭完了我到底要問，你到底得說。」公子一想，我原爲保護這幾兩銀子，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，所以纔苦苦的防範

支吾；如今他把我的行藏，說的來如親眼見的一般，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，我還瞞些甚麼來？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，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，就要我的性命，大約也不費甚麼事；或者他問我，果真有個道理也未可知。左思右想，事到其間，也不得不說了。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，纔得了個榜下知縣；怎的被那上司因不託人情，不送壽禮，忌才貪賄，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，革職拿問，下在監裏，帶罪賠修；自己怎的丟下功名，變了田產，去救父親這場大難；怎的上了路，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，沒來的沒來，臥病的臥病，只剩了自己一人；那華奶公，此時怎的不知生死；打發驢夫去找褚一官夫婦，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。一五一十，從頭至尾，本本源源，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。那女子不聽猶可，聽了這話，只見他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腮旁烘起兩朵紅雲，面上現一團殺氣，口角兒一動，鼻翅兒一撮，那副熱淚，就在眼眶兒裏滴溜溜的亂轉，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。他便搭訕着理了理兩鬢，用袖子把熱淚沾乾，向安公子道：『你原來是位公子！公子！你這些話，我却知道了，也都明白了。你如今是窮途末路，舉目無依。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，我也曉得些消息，大約他絕不得來，你不必妄等。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，便在我身上，還你這人財無恙，父子團圓。我眼前還有些未了小事，須得親自走盪，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。此時纔不過午初時分，我早則三更，遲則五更必到；儻然不到，便等到天明也不爲遲。你須要

步步留神：第一拿定主意，你那兩個驃夫回來，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，你總等見了我的面，再講動身。要緊！要緊！」說着，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，說了聲：「公子保重！請了。」一陣電捲星飛，霎時不見踪影。

（完）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

編

者

倪

國

培

發

行

人

李

虞

杰

印

刷

者
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
發

行

處

各埠中華書局

中華文庫第一集
兒童英雄傳節選（全一冊）
◎ 定價 國幣 六 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(13997)